

静

肖建国 著

水

堂屋不够，便再借一处。)堂屋尽头一串板壁，正中是神龛，办红白喜事，就在堂屋里摆酒席。一处堂屋不够，老家是完全按照习俗：霜降不割禾，一夜丢一箩。那时候稻谷已经收割过。俗谚：霜降不割禾，一夜丢一箩。那时候稻谷已经收割过。要是红薯。我们那里田土的比例大概是三七开。那里田土的比例大概是三七开。那里田土的比例大概是三七开。那里田土的比例大概是三七开。

田是肥田，土是沃土。田是肥田，土是沃土。田是肥田，土是沃土。田是肥田，土是沃土。田里稻谷的种植特别适合于红薯的生长。种活计我并不陌生，在学校时不间断的农活早已把我锻炼出来了。

j i

j i n g i n g

无

形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静水无形 / 肖建国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406-7244-7

I. 静… II. 肖…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书评-选集 IV. I267 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6212 号

责任编辑: 杨向群

责任技编: 涂晓东

装帧设计: 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深圳市森广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工业园内)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300 000 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6-7244-7

定价: 3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34120440

代序

儒者肖建国

■ 聂雄前

建国是我的学长。上世纪 80 年代的第一年，在我跨进大学校门的第一天就听到了他的名字，是系主任羊春秋老师作为学校骄傲讲给我们听的。而在昨天，母校的一位应届毕业生来我处求职，我翻开《毕业生推荐表》的“学校情况介绍”一看，建国的名字还在，仍然是母校的骄傲。

母校湘潭大学尽管忝列全国重点，但实在算不上是名校。在她三十多年的办校历史上，毕业生数以十万计，当官当到省部级、教书教到博导级、学问做到院士级、发财发到亿万级的校友大有人在，为什么建国就能独领风骚几十年呢？我认为，这显示了母校评价学子特异的眼光。现在我就把我认识的建国介绍给大家。

我 1988 年毕业分配到湖南省文联，成了建国的同事。当时，建国的文学创作正处高峰期，从北京大学作家班毕业又被省委安排到湘南永兴县挂职当副县长，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我和他见面不多，见面多在文联院子的篮球场上。文联和作协分家后，我和他搬到作协院子的一栋楼上，见面也换到国防科技大学的球场。日子不咸不淡地度过，转眼就来到 1991 年。1991 年上半年，是我人生中一段不堪回首的黑暗日子，春节过后我就死了唯一的兄长，是建国陪我去殡仪馆送别我那一直是农民的哥哥；好不容易熬过那段悲伤的日子，写下一篇

文章，却又惹上了一桩不大不小的麻烦。那是《湖南文学》创刊四十周年的纪念专号，邀我写了一篇关于湖南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评论，不想却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老同志将状告到省委和中宣部，对我歌颂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极为不满。然后大会小会点名不点名批评，批判文章也开始一组一组发出，以我有限的阅历面对这不小的阵仗，当然是诚惶诚恐，只有躲进小楼过日子了。这个时候，又是建国对我说：雄前，文章我看了，不会有大问题。更为难得的是，刚刚调去湖南文艺出版社当社长的他，每个周末从长沙河西骑车回家，过三楼的家门而不入，直接就上了六楼，一屁股坐到我家的沙发上，默默地陪我坐上半小时或一小时才回家吃饭。入主新单位百废待举的疲惫形色，和他靠在沙发上沉默着的慰抚，是我那段黑暗日子里唯一的温暖。

建国有这世界上最难得的仁义。

我和建国在长沙同一个院子住了四年，四年间，我和他打过多少场球实在记不清了，但他的球技和好胜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球技，他的成名作《左撇子球王》是注释，球王李天生有好多他自己的影子；关于好胜心，单从一个细节就可看出，在每一场球赛之前，建国都要找厕所小便，哪怕下楼前刚刚上过厕所，因为他紧张，因为他为了胜利要轻装上阵。在长人如林的篮球赛场上，身高不足一米七的建国就像一个精灵，我们打过长沙卷烟厂队、长沙水电师院校队，我们出城打过常德邮电局队、零陵卷烟厂队，和这些全省有名的强队交锋，不管胜与败，建国都是我们最稳定的得分点，一场球下来总会独得二三十分。与他凶悍的球风相比，建国的文风却相当的克制。他这个时期创作的中篇小说《中王》、《狐领》、《男性王》、《上上王》和长篇小说《血坳》，是表现乡土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阵痛和尴尬的优秀作品，那种深刻的悲观在十多年以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显示出智者的洞见和大家的风范。今年的春节，我在湘中的老家望着凋敝荒芜的乡村，又一次想起《血坳》，我知道，建国关于乡土的歌哭依然回响在这片大地上。

建国有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智勇双全。

1991年是我人生的一个大拐弯，沉重的家累和对文学批评圈子的恐惧，让我在一年以后迁往深圳。1991年对建国而言，也是人生的一个大转折，他被组织强行派往出版社担任社长，蒸蒸日上、如日中天的文学创作事业被悬置，从此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行政俗务中沉浮。他的单纯、憨厚、仁义均成了他生命的敌人，他的古典道德情怀和骨子里的浪漫主义情结死死地压制着他的发展。他好好做事却理不清世事的迷障，他好好做人却参不透人心的叵测。他过得不痛快。他一定很后悔。于是，在我的极力撺掇下，他来到了广东，当上花城出

版社社长。广东是中国商品经济的策源地，十三年时间里，建国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概，再一次向我诠释了一种精神。

1999年上半年，深圳某大局要拍摄一部电视连续剧，我作为编外的策划人联系贺梦凡导演。贺导知道我和建国的关系，每次来深圳都要拉上建国。最后，拍片的轻松钱建国没有得一分，电视剧同名长篇小说创作的苦活却落到了建国头上，当三个月后建国一笔一画写在格子纸上的长篇小说交到该局领导手上时，领导感动了，一定要多加两万元钱，建国却不干，说：“按合同付，不能让您为难。”这是我在深圳十多年难得见到的一幕。

而让我心酸的是，作为全国第一批“新长征突击手”、作为著名作家、作为资深出版人的建国，还是经常遇到不如意的事。前年年底，他手下一本杂志出了一点问题，他一如既往主动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大年三十的傍晚，又一次深刻检查过的建国，满身疲惫地走出办公大楼。他谢绝候在楼下的司机送他回家的好意，开始了在羊城的大街上孤独地行走。每一个十字路上，不管红灯绿灯，他都闭眼走过，他在内心呼喊：撞我吧，撞死这狗日的肖建国吧……他给我讲这一幕的时候，我哭了。

建国有这个世界最少见的清正诚信、忍辱负重。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济老先生临死前深感迷惘，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的儿子梁漱溟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这个世界会好吗？”同样的疑问回响在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里，而建国这一类人总在证明儒者的存在，证明着希望的不死。

在我数以十万计的校友里，只有他一个人一直以作家和出版家的双重身份在从事着道德思想的启蒙，只有他一个人双重地坚持着为人的清正和文化人的良知，只有他一直在生活中保持着古典道德主义情怀，在创作上保持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因此，他成了母校永远的骄傲，成了我心中敬重的儒者。

代序 儒者肖建国 聂雄前 >>>1

第一辑

乡里四季 >>>2

鱼 >>>13

篮球半生缘 >>>16

荒漠中的探求 >>>24

读书忆旧 >>>30

得空就默书 >>>33

本命年的那个国庆节 >>>37

我当了一回工宣队员 >>>40

永远的湘大情结 >>>45

善待人生 >>>47

我跟《长沙晚报》的缘分 >>>50

初做县太爷 >>>52

挂职副县长 >>>58

械斗在前 >>>69

在北大作家班 >>>75

考试 >>>78

听课记趣 >>>81

自行车意识流 >>>84

北大恋爱景观 >>>87

第二辑

- 我的母亲 >>>92
瓜藤野菜 >>>99
怀念叶蔚林 >>>105
遥想莫应丰 >>>109
夏日牵挂 >>>114
强仔故事 >>>128
肖大姐 >>>132
小雷 >>>134
门卫大嫂 >>>137
高总 >>>139
十年小聂 >>>141
老友贺梦凡 >>>148
清明复清明 >>>155
多情湘女 >>>159
女人是豆腐脑 >>>162
女人当自弱 >>>163
割草的妹子 >>>165
开亲的形式 >>>166
湘南的人 >>>170

第三辑

- 山水间逗留 >>>176
漂过布柳河 >>>178
塞车的感觉 >>>181
香港的运动场 >>>183
在德国起早赶火车 >>>187
展示人生的矿井 >>>190
给荷兰人挑毛病 >>>193

第四辑

- 享受孤独 >>>196
不合时宜的设想 >>>200
谁与同醉 >>>202
一种消闲 >>>204

踏着铁轨回家去	>>>206
走路的收获	>>>209
关于乌纱帽的传说	>>>212
选题会	>>>215
书房	>>>221
要有文学的坚守	>>>222
无力的文学	>>>223
假如	>>>225
我爱宋词	>>>228
我喜欢 NBA 的理由	>>>229
好好做人	>>>232

第五辑

也说说王蒙	>>>238
善良的李尚枝	>>>240
奇石和奇文的缘分	>>>243
——评《小石头记》	
客家风情的画卷	>>>245
——《程贤章中短篇小说选》序	
激愤与平和	>>>249
——《吕雷中短篇小说集》序	
他把生命的铁板顶起来	>>>254
——《郑九蝉文集》序	
《秋山驿路》序	>>>258
旧时情怀	>>>261
——《母城》序	
人生需要准备	>>>265
小人物的颂歌	>>>268
热闹的张大千	>>>270
改革·历史·文学	>>>273
——读《万历十五年》	
散淡出滋味	>>>275
——读杨福音随笔集《长岭上》	

DIYIJI 第一辑

那年下放，父亲送我回了老家的乡下。

老家在湖南的南部，地属桂阳县。三国时张飞在那里做过县令，留下很多遗迹和传说。老家还在距县城很远的一片山里，一个叫肖家边的地方。

乡里四季

那年下放，父亲送我回了老家的乡下。

老家在湖南的南部，地属桂阳县。三国时张飞在那里做过县令，留下很多遗迹和传说。老家还在距县城很远的一片山里，一个叫肖家边的地方。肖家是大姓。好大一个村子，好浓密的一片房屋。按当时人民公社的建制，肖家边村就叫肖家边大队，内里分作了上十个生产队。我家的祖屋在六队辖区，我就自然地成了六队的社员。

祖屋紧挨着朝门。“朝门”者，是湖南地区关乎风水的一个通俗称谓。据说，一个村子的风水，都集中在朝门上。这是全村人的主要进出通道。村里人讨媳妇，花轿要在这里停一停，才能进村；村里“老”了人，棺材须在这里摆一摆，才能抬出去。村里的一应大事需要出来进去，都要在这里稍事停留，烧一炷香，炸一挂鞭炮。朝门里侧竖有高大石碑，上刻历代先人生庚年辰。最早的祖先选好村址，建成朝门，一栋栋青砖大屋就紧挨着砌过去。老家的人对阳宅和阴宅的修建，都是很讲究的。生要青砖瓦屋，死须重漆棺木。我住下来后，到很多人家去串过门。我惊异地发现，老家的村巷都是石板铺就，很规整，很干净。全村百多两百户人家，皆青砖黑瓦，整木梁柱，没有看到一间草房。房子都很大，差不多都是一种模式。进了大门，迎面一道板屏，板屏后是一方天井，从天井两旁绕过去，是堂屋。堂屋很高，很宽敞，很亮堂，有的四根柱子，有的六根柱子，可以摆好几桌酒席（村里人办红白喜事，就在堂屋里摆酒席。一处堂屋不够，便再借一处）。堂屋尽头一扇板壁，正中是神台，供着祖先牌位。神台两侧贴有对联。堂屋两侧，各是歇（睡）房、杂屋、火炉房。楼上楼下，房间很多，少说也有十多间。一栋屋里，有的住一家人，但大多住两家、三家，甚至四五家人。

我家的祖屋里，就住了四户人家。祖屋紧挨在朝门的左侧第一家，可见我们这个房头是很早的了。父亲有三兄弟，他排行第三。父亲15岁时考上桂阳师范，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就离开了老家。但他的名下还是按比例分到一份房产。祖屋应该是三兄弟平均分配的。进门的东西厢房归大伯父，天井过后，在堂屋中间平平划开，东边归二伯父，西边属于我父亲。不知为什么，土改的时候划分成分，二伯父和父亲是贫农，大伯父却划了下中农。虽然在那个年代常常是把贫下中农连起来叫的，但二者中间总还有着细微的差别。这点差别让我很迷惑。两位伯父早已不在人世，祖屋就是他们的儿女们（我的堂兄堂妹）住着。父亲在外地工作，名下的房子也让一位堂兄借住着。这时我中学毕业回乡插队落户，他们就把房子给我腾了出来。

父亲带着我，下了长途汽车，又顺着一条土路走了约半个小时，进村的时候，已是薄暮时分。我看到在一大片浓密的屋瓦上面，袅起了丝丝缕缕的炊烟。炊烟缠缠绵绵地、轻轻地、柔柔地往上升腾，越高越淡，将满天的彩霞渲染得绚烂无比。我看到公祠堂的宽大墙壁上，用石灰水写着扮桶大的几个粗字：农业学大寨。公祠堂门口用三合土抹了一块很大的地坪，上面晒着红薯丝、萝卜干、谷子、盐菜。我看到村口墙头上有一条毛主席语录：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一头大肥猪侧卧在墙根下蹭着背脊，舒服得直哼哼。一只小公鸡飞蹿起来，落在肥猪背上，扬颈高亢一声，又腾地跳开了去。一个细妹子挑着一担水，赤脚，一颤一晃地过来，忽然一拨桶绳换了换肩，站下了，睁着一双清亮亮的眼睛望着我们，一直望着我们走到祖屋门口。我在屋门口卸下行李，站了站，又挪到旁边朝门下边的条石板上坐了坐。屋门口有一条小河流过，河宽丈余，深不过膝，河水很清，水流很缓，水波不兴。河的对面，便是田峒，阡陌纵横，田水连畴，山影晰然，满目苍翠。

我觉得老家这地方，还真好。

暖 冬

我到老家以后才知道二十四个节气的重要性。

老家是完全按照节气的时序安排农活的。我下放回到老家时已是10月底，霜降刚过。俗谚：霜降不割禾，一夜丢一箩。那时候稻谷已经收割干净，田里的活忙完了，又该到土里和山里去收获了。

土里的农作物主要是红薯。我们那里田土的比例大概是三七开。即三分土七分田。田是肥田，土是沃土。田里稻谷的产量，亩产都在

千斤左右，山坡上的沙土则特别适合红薯的生长。挖红薯这种活计我并不陌生，在学校时不间断的学农活动早已把我锻炼出来了。我像地道的农民一样前弓后箭站好了架势，一锄头挖下去，就把一窝红薯翻上来了。后头的妇女立即揪住薯莧提起来，抖散泥巴，甩手扔到边上的土埂上。不大的工夫，土埂上就堆起了圆滚滚的红薯。那年雨水丰沛，红薯都长得拳头大一个，均均匀匀，鲜红，光滑，结实。我们那里红薯产量高，每户人家到年底都能分得上万斤。那段时间，家家户户的屋前屋后，晒坪里，堂屋里，楼板上，晒的是红薯，堆的是红薯，晾的也是红薯。一眼望过去，一座村子都让红薯托起来了。红薯半年粮。但是大部分人家并没有把红薯作为主要口粮。红薯分到各户人家以后，晾几天，稍稍晾去一点水分，便搬到红薯窖里窖起来，留着以后慢慢食用。还有很多红薯窖不了，便剁成碎丁，刨成丝，切成片，晒干，置放坛中，随时取食。也有的蒸熟后，切成条，晾到半干不干，放在廋仓里面收着。薯丁薯丝，大多是在农闲时掺在米饭里合着吃。薯片则用茶油炸了，炸得焦脆。一口一口嚼着吃，香美无比。也有的富裕人家拿了红薯酿酒。红薯酒有点辣喉咙，不好喝。

收完红薯，接着收油茶果。油茶是我们那里的一个特产。油茶结果，有大年小年之分。我下放的那年，是大年。满山满坡的油茶树，挂了油茶果。油茶果状如李子，也有青的，也有红的。挤密压密，重叠堆砌，远望如一幅长卷水墨画。摘茶果是老人、小孩和妇女最高兴的事情。不累，好玩，工分还赚得多。社员们散落在苍绿丛中，说着，笑着，唱着，不大的工夫，背篓里的茶果就堆起来了。只几天时间，村里村外刚刚搬空了红薯的地方，就又堆起了茶果。茶果让秋风吹着，很快爆裂，露出里面的茶籽来。

最让我激动的还是到榨房里看榨油。油榨房在村子外边的河边上，孤零零独立着一栋高大的青砖房。油榨房很宽敞，窗户开得很大，有哗哗的流水声直灌耳朵。那时候茶籽已经碾碎，蒸熟，用稻草包成一个个脸盆大小的压缩枯饼。油榨师傅抱起枯饼一个个排放在巨大的木榨里。放满了，又把几个木楔子从几个地方楔进去。一切工序完成，油榨师傅靠在窗台上，卷一支粗大的喇叭筒，划着火柴点燃了。油榨师傅将喇叭筒咬在嘴里，神情凝重。那时候夜已经有点深了（不知为什么，油榨房开榨都是在深夜。也许为了突显这份劳作的庄严和神秘？），油榨师傅突然将衣服一摔，裸着上身，一步跳到油锤前头。油锤是用两条粗绳吊着的一截木头，又粗又长。他单手扶住油锤，站好了桩子。四个后生随后跟过去，一边两人站好了，皆赤脚赤膊，抿嘴拧眉。就听师傅吼喊一声：“架势！”油锤在九只手臂的托举下，悠了起来，悠着悠着，“嗨——”一声，重重地撞击过去。然后，再悠起，

再撞。一根烟的工夫，哗——一下，金黄金黄的茶油就从木栓塞下流出来了。

旁边早已燃着炭火，架上了铁锅，把刚出榨的茶油倒满锅，等油一开，再把糯米糍粑、肉丸子、红薯片、鲜豆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倾进去。一会儿，熟了，满锅浮了起来，油榨师傅抓过一把大捞箕，兜锅底捞起来，拍在米筛子上。满筛食物油汪汪的，金黄金黄，似乎在火光映照下还在弹跳。我抢过一块炸豆腐，在手里来回倒，待冷了，抛进嘴里，轻轻一咬，嗤，一股油味冒出来，满嘴生香。

油榨师傅则舀出一铜瓢滚油，放凉了，咕——仰脖喝下去。把油当水喝，我是第一次看见。

天渐渐凉了。田里土里都干净了，农活清闲下来。生产队三天两天吹哨子叫去分东西。家家户户要准备过年了。

过年准备得最扎实的是吃的和烧的。杀猪，宰鸡，宰鸭，打狗，剖鱼，这些自不待说。其他更多的吃食是油炸的和盐炒的。我们那里产茶油，喜欢把很多东西都下油锅一炸。炸鱼，炸肉（是切成四方四正手板大的一块哎），炸肉丸子，炸豆腐，炸糍粑，炸麻花，炸红薯片，炸红薯条，炸米花，炸糯米团……油炸东西都要用木柴烧大火，盐炒东西却是用木炭烧细火，来来回回不断地翻。炒葵瓜子，炒南瓜子，炒黄豆，炒绿豆，炒豌豆，炒花生，炒包谷，炒米花，炒栗子……还有做酒。糯米酒，红薯酒，高粱酒，南瓜酒，包谷烧，稗子酒。这些东西做好了，便会分门别类藏于坛中。这些坛子都凌乱摆放在神台背后的杂屋里。大大小小几十口。家里人一辈子使用这些坛罐，都熟了。米缸是米缸，酒坛是酒坛，腌菜坛子是腌菜坛子，清清楚楚。主人要取炸豆腐了，或是要捞酸萝卜酸豆角了，走进去，摸黑（里面光线很暗）揭起坛子盖，探手就拿，绝对无误。

也有胆子大的乡亲，会抽出一天两天时间，背支鸟铳进到山里去，运气好就会打到一只野兔或野鸡带回来，蹲在巷口褪毛，剥皮，晾干，挂在火炉上，让烟熏成腊肉。到年三十的团年饭桌上，就多了一盘野味。正月初待客时，更多了一个话题。

除了吃的，还须准备烧的。柴米油盐，柴排在第一位。我们那里地处湘南，山高水低，到了冬天，冰天雪地，还是很冷的。年前队里放了几天的假，让大家上山捡柴，烧木炭。说捡柴名不副实，其实是挖茶树兜，年三十晚上接上火，慢慢燃，燃一个对时。经烧，火力大，方便，吉利。烧炭也不复杂。到山上挖个坑，砍一堆胳膊粗细的树棍堆进去，待烧到火势最猛时，掩上土，填实埋紧。过几天去扒出来，就成黑亮黑亮的木炭了。

我也去挖了茶树兜，也去烧了木炭，一学就会。

我回老家时是1968年年底，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尾声。运动的风头刮到偏远的乡村时已经变得极其微弱，但生产队里还是利用冬闲开过一两场批判会，都是在晚上。全队男女老少集合在碾米房里，中间烧了一盆炭火，由生产队会计念了一篇报纸。会场上烟雾腾腾，说话声咳嗽声响成一片，也听不清会计念了些什么，最后队长又胡乱说了几句，就散会了。

年前，油茶树开花了，白花黄蕊，一大片一大片地，映着蓝天黑土，极其艳丽。油茶树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落果不久，就又开花，这花要一直开到第二年秋天结果为止。灿灿烂烂，蓬蓬勃勃，清清丽丽，绵长恒久。

雨 春

回乡第二天，我到公社所在地的墟场上买回了一些农具和日用品。锄头、耙头、镰刀、柴刀，锅碗瓢盆，还有蓑衣、斗笠、草鞋、套鞋、火柴和煤油灯。

那年一开春就下起了大雨。大雨连天连地、连日连夜地下。小河涨水了。沟渠涨水了。田峒涨水了。到处水汪汪白茫茫的一片。鸡鸭都赶不出门。屋檐下的燕子窝里伸出几个毛茸茸的燕子头，叽叽地叫。

开春了，春耕就开始了。开头的农活很简单。起牛栏淤、起猪栏淤、修田埂。也有复杂点的。犁田、耙田、浸谷种。那是技术活，是几个老把式干的。

工是头天晚上都派好了的。每天清早，天还黑着，喊工员就在村巷那头吹响了哨子。喊工员是位大嫂，四十多岁了，身粗嗓大，沿着村巷一路唱下来：“太阳一出晒北坡，金花银花滚下河。天上有跌（掉）要起早，地下有捡要赶黑。——出早工的人家，要起身了啰！”歌是当地山歌。大嫂的嗓子也稍嫌粗涩。可是歌声却透着一种欢快。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一下惊醒过来，顿时神清气爽，弹跳而起。后来离开家乡好久了，每到早晨6点钟，耳畔就会荡起喊工的山歌声，睁眼坐起，回味良久。

我们很快在朝门口等齐了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背了蓑衣，戴了斗笠，赤脚，裤腿挽得高高。春初的地气还很凉，有人轻轻地跺着脚。我背着新蓑衣，戴着新斗笠，心里充满了新鲜感，不觉冷。

开春后我们干的第一件活是起牛栏淤。起牛栏淤分三道工序：挖松、装填在簸箕里，挑到田头。自然第一道工序最累。累，且脏。多年来，队里已有了一个规矩，最辛苦的农活，首推四类分子去干。四类

分子是当时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统称。这些人是人民的敌人，是要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累活脏活不让他们干让谁干？可是我们队只有一个富农分子。到了牛栏门口，富农分子一低头先钻了进去。队长在后面吼一声：“一个不够，还进去一个！”我听到吼声，撇下簸箕，抓过一把四齿钉锄，随后进了牛栏。当时我想：我是来乡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也属改造对象。重活脏活，我不上谁上？谁知有了这个开头，以后凡遇重活脏活，富农分子之后，就轮到。大家习以为常，让我哭笑不得。

起牛栏淤真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重活。我一脚进去，光脚板踩在冷冰冰的牛粪上，一股寒意刺得我缩紧了身子。积蓄了一冬天的牛粪和稻草，经牛们来来回回践踏，已经纠结得紧紧绷绷，底层的稻草已经沤得发了黑。我咬紧牙，使足力，一锄挖下去，一翻，一股牛粪的沤气窜上来，直呛眼睛和鼻子，霎时涕泪横流。但我咬牙忍住了。举锄再挖。

我很快适应了起牛栏淤，起猪栏淤。当我后来到了田头，看到社员们正一把一把抓起猪栏淤牛栏淤往田里撒去时，也立即弯腰抓撒，竟没有感觉到脏，没有感觉到臭。

肥料下田，犁翻耙平，接着就开始插田了。

我总觉得插田是件很带诗意的农活。烟雨迷蒙中，插田人蓑衣斗笠下到水田里，左手分秧、右手鸡啄米一样一下一下把秧往泥里戳。人往后退，绿往前推。飞快地，一条条一块块绿色就在水光中洇润起来了。而在不经意间，周围的草也长起来了，树也绿了，鸡叫声、牛叫声都格外地高亢响亮。老家的春天到处充盈着雨意，充盈着生机，使人动情。一到田间休息时（我们那里很奇怪，休息不叫休息，而是领头的高叫一声：“抽筒烟啰！”好像抽烟的可以上田休息，不抽烟的就继续劳动。所以，无论大人小孩，都会抽烟。所以，我也煞有介事地在口袋里装半包烟丝和一沓卷烟纸），我和小后生小姑娘们洗脚上岸，就在田头草地上追逐戏耍。我们在田基上摘茶泡吃。茶泡如现在城里人常吃的草莓，略小，红的艳红，紫的黑紫。艳红的微酸，黑紫的沁甜。茶泡的枝上有刺，为了够下枝头上的黑紫的茶泡，手指常被刺得鲜血淋淋。有时候我们站进山坡上的油茶林里，那时候油茶花已经谢了很多，树上星星点点地结出了茶苞。茶苞跟油茶籽并无因果关系，其状如雨花石，色如翡翠，晶莹碧绿，取而食之，甘甜味淡。茶苞不需花钱，我们随摘随吃，直到肚子发胀才停止。吃了一个春天的茶苞，我们的嘴巴也翠绿得成了茶苞。

插完早稻插中稻。插完中稻，前面的早稻秧苗已经长得齐膝盖高了，就到了“踩田”的季节了。踩田，即类似于松土。别处地方的农民

踩田，大多用脚，手里还拄根棍子，身子站得挺直，脚下在禾苑四周探探索索，一边还转头四望，大声说笑，时而又吼上一句山歌，很是悠闲。我们那里，却是弯了腰，用双手在禾苑间抓抠。我们都抓得很认真，每苑禾苗底下的泥巴都抓到了，遇有硬泥，用力捏碎，把草都抓得干净，抓到了小石头，便会用力摔上田埂。那时队上的记工员启松出工时，后腰上都系着一只鱼篓，抓住了泥鳅黄鳝，便会顺手丢进鱼篓里头。我们偶有斩获，也都会做人情敬献给他（他是记工员哎！）。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做饭时分，启松叔家灶屋四周飘荡出煎炒鳊鱼的香味。一次，我挨在启松叔旁边踩田，见他在泥里面抓抠了一阵，哗一声起水，用两根指头夹出一条鳊鱼。鳊鱼好大，好黑。举高了一看，竟是一条水蛇。他哇的叫一声，甩手把蛇抛到空中。我们仰头看看扭曲下落的水蛇，哇哇乱叫着逃窜上岸，惊惶成一团。

春插的日子是辛劳而愉快的。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往往要到太阳落山很久了，黑得快看不清路了，队长才宣布收工。我们一行人挑着空担，或是甩着手，光着脚在青石板路上走得吧嗒吧嗒响。这时候一轮月亮从树梢头升起来了，月亮蒙了一层淡淡的雾霭，将天幕濡染成了淡蓝色，渐渐又转化成了深蓝色。这种蓝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蓝色的长天。”

酷 夏

一入夏，太阳就酷烈起来。田里的禾苗开始灌浆打苞了。这时候病虫害也跟着来了。队里便打农药杀虫。

农药有两种：一为六六六粉，一为一零五九。前者为粉剂，毒性小，尘雾大，如果田野里同时有几个人喷洒，天地就成灰蒙蒙的一片；后者系水剂，剧毒，一罐水兑上一调羹药，就足以杀灭各种虫害了。农村偶尔传说某人喝农药自杀的惨剧，大多就是喝的一零五九。

打农药这种活，自然首推队上的那位富农分子，然后是我，如果人手还不够，再轮别的后生仔。打农药真是非常辛苦。时间不能早，不能晚，只能在中午最热的那段时间。天气酷热，也是虫害最活跃的时候，打药才有作用。我们头戴草帽，长衣长裤，另外再用毛巾把头脸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和鼻孔。头上烈日炎炎，周围没有一丝风，闷热如蒸笼。田水滚烫，溽气刺鼻。禾苗已经长得齐腰深，密密挤挤，一边伸长了手臂来来回回地喷药，一边要拨开禾秆努力往前走。汗水浸透了衣服，药雾沾牢了衣服。我们这样干了半个月，身上浸满了农药味，直到几个月后回城，这种气味才慢慢消失。

打完农药，再追一遍肥，灌一次水，早稻就成熟了。稻谷成熟的

田野真好看。满眼金黄，灿亮，浓郁，沉稳，像一位健硕的、略经风霜的孕妇躺在产床上。我看到我们的队长，每天天不亮就扛把锄头出门，从一条田埂转到另一条田埂，来回巡游。累了，随时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一边卷着烟抽，一边默默地望着田野。队长的脸上，皱纹舒展，目光安详，充满喜悦和期待。

在期盼中，“双抢”开锣了。“双抢”是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的浓缩语言。“双抢”的那段日子，机关放假，商店关门，学校放假，机关干部、老师学生全部回乡劳动。“双抢”开始的前一个晚上，按例要召开一个全队社员大会。队长讲话做动员，做安排。我早就知道在农村最紧张最辛苦的时节是“双抢”。想想看，要在20来天时间里，把所有的早稻收割上岸，要在田里普遍杀一次虫，撒上猪栏淤牛栏淤，再把田犁翻耙平，插上晚稻，那情景是跟打仗差不多的。我早就暗暗期盼这段日子。我响应号召回乡插队，就做了一辈子扎根农村的打算。我要看看自己能不能经受住这种严峻劳动生活的考验。

“双抢”那段，确实很累。每天天还黑着，出工的哨声就尖叫起来了；到太阳落山很久，月亮都升到半空了，才洗脚上田回家。队上也有规定，妇女们和单身的可以不出早工，晚上可以提早回家。这些人要做饭，要喂猪喂鸡，要侍弄自留地，很多家务事要做，是要优待的。在队上，只有我同那位富农分子是单身汉。安排苦活脏活，把我同富农分子视为一律，我没意见，享受优待，我不肯再跟他列为同类。我坚持和其他劳力一样出工收工。早上，出工哨还没有叫，我已经起床把饭做好了，用柴灰把饭锅煨着，做完早工后回来有吃；晚上回到家，再淘米做饭，胡乱吃点。中午带饭到田里，随大家一起吃，倒也有说有笑。那段日子，每天顶多睡五六个小时，感觉好累。真累！可是我咬着牙挺过来了。每样农活，我都干过。割禾，扮禾，打禾苑，耙田，扯秧，插秧。我可以挑起一担堆尖的湿谷子（足有一百五十斤），走一两里地不歇气；我可以背起一个大扮桶，从上丘田背到下丘田。我的双脚被蚂蟥叮出了很多斑点，我觉得我跟队里的全劳力没有什么两样了。

我有时想，如果我的家人都在农村，我出早工回家也能吃到热饭热菜，中午也有人送饭送茶，晚上收了工，可以不必急于回家，先到深水塘里泡一阵，用狗爬式游上两个来回，然后，换上干净衣裤，清清爽爽，松松快快，回到家，几样小菜已经摆上桌了，温好的家酿酒也倒在杯里了，那种温馨，足以把身上的劳累消解掉的。（我的堂哥，过的就是这种日子。每次我看到他们一家人围在小溪边的矮桌上热热闹闹地吃饭，好羡慕！）

早稻收毕，新米登场，家家户户都会焖上满满一锅新米饭，尽着肚子海吃一顿。我是知青，下放第一年有国家的钱粮供应，不给分配